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甫田集卷十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鼇圖

甫田集卷十六

明　文徵明　撰

敘十三首

送周君還吉水敘

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撫循江南大有功德於民去之五十年為弘治己未有詔以公與故户部尚書夏忠靖公並祠於吳從有司之請以慰荅吳民之願思也明年

廟成廟有像設而公去吴久莪所儗似於是公之孫廷器自吉水以公畫像來訖事乃去吴之老長先生以吴人幸於奉公顏色而喜廷器君之來也謂其歸不可無言猥以屬某某之生在公去吴二十年之後然習聞遺德宛猶瞻承有不容已於言者方宣德之初當朝家多事之後公私弊極公以幹運之材搽富民之術以拓賦財之源博收衆議首勤民隠劭農振業歲亦比登民樂於所入而不知苦其出上享其用下茹其澤者二十有

二年徵公之績法得祀久矣顧方相安於無事而事之
成固亦有竢於論之定也是故公在而樂既去而思思
久而不能忘越五十年而卒用食其報於吳此固無傷
於緩而益有以見公之德澤深長非苟焉圖塞目前之
為也竊惟東南賦財之會百需出焉不培其根而日竭
其出出倍而末亦益瘁矣方公未至之先有司誅求不
少弛而積逋至八百萬公既損民常出而官復羨羸此
雖公之才局去人遠甚而其理亦豈不有可推者哉今

聖天子不違民思以昭厥勲誠不能無所望於後之人也惟公恩澤繫民心功業在史官而血食之詳當有記廟之成者余特叙其槩以榮君之行亦聊以寄吴人之思云爾

僉憲伊先生感事詩序

僉憲伊先生侍其家君永徳公之居吴門也其以里中契家子獲從容侍杖屨先生為言先朝拔擢之恩與先夫人子育之徳輙慷慨流涕如不能已他日示其三詩

則感事之作也先生成化末自蜀臬入賀萬壽節屬龍
馭升遐弗獲成禮爲二韻詩二章先是以刑曹郎推恩
褒録其親而母氏遺榮久龍章貢於藏丘爲四韻詩一
章還吳來十又四年而遺弓之痛罔極之情不少置至
是出其詩屬交遊諸公和之而命序於某某小子何用
知此受簡累年未有所復顧其意不可虛辱也則爲之
序曰忠孝天下之大閑也然非有出於尋常日用之外
顧其事有本末而人道之所爲盡與否存焉是故厄窮

顛頓不能自見於世者常患不獲申其志而一麥於富貴狎於恩私則或犯名廢義而併其所學焉負之至於事變恩移不能無悲摧感愴之情其事足慨也而君子乃有取於先生以為得忠孝之理焉夫豈以其悲摧感愴以為難哉先生以進士高科踐歷中外為明執法為良監司道究當時譽聞敷於上下而寵被於君私又得以顯光其親雖其所學所養有以迓承之而遭罹昌會獨非君親之賜乎顧吾所以復之者方永而遽絶欲用

其情而無所於施其悲摧感慼當有甚於不幸而不得志者其何能已於言邪此先生之詩之所為作也讀其詩知其不忘於遠而極其情為能不負於所事夫仕而不負於所事而又不忘於遠雖古聖賢之事無出此者而余顧謂無難焉何哉夫其始也不出於厄窮顛頓而卒又能不辱其身以及其親是其見於行事者既已卓然名世使無是詩固不得少其忠孝之名也而是詩之發實又至誠惻怛而出於不能自已之中然則何難哉

夫惟其不難也而後知其本於尋常日用為能得忠孝之實焉悲摧感戚果足以盡先生哉先生名秉字德載其先有尚寶卿恒工科給事中俒皆名臣先生其世濟忠賢者歟

送侍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敘

國朝以仁厚立業更累朝列聖綱維綜核之餘誕章丕緒深密完固殆無可施力而士之用世亦惟持重博大為宜或稍出廉隅有所建畫往往得喜事狥名之謗及

今百餘年所以消沮浮薄崇長忠厚誠不為無益也而其間固亦有幸於無事以自葢其瘝曠之愆者矣蓋遄要畜朒謂惟因循自恕足取持重博大之名嗚呼古之所謂持重博大固如是哉往歲先君以書問士於檢討南屏潘公公報曰有王君敬止者奇士也是故吳人他日還吳某以潘公之故獲締好焉及君以行人還監察御史先君謂某曰王君有志用世其不能免乎乃引治庚戌君以事下詔獄鐫兩階左除福建上杭丞始君按

遼陽明法守軏多所緒正用事者不便為飛語中君而其徒有氣力者又從中醖釀之而君遂得罪去議者謂君不自省約以歛怨時人迄抵禍敗或又謂君感槩激昂不能俯仰其得罪固宜而亦其所樂受凡此皆非所以論君也君以聖天子耳目之臣奉使邊徼其任不為不重而遼陽國家要害不得不慎苟為避喜事之名因循自恕以僥倖塞責則循習之弊將久而益滋而一旦事出非料則其禍之所遺豈獨一身一家而已哉故操

切屏捍惟法之循至於得罪以去固非所樂而實亦所不暇計其心誠不欲以一身之故而遺天下之憂若君者今之所謂喜事徇名而古之所謂持重博大者歟此潘公之所謂奇士而先君之所為嘆其不免也君將赴上杭取道還吳吳撻掖之士聚詩為贈而推叙於某因敘君之所以得罪之故而復推本其所存如此雖然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君當無以是自懲

靖海頌言叙

正德改元之禩侍御曾公以簡命按蘇蘇屬邑崇明治東海中其民素獷健梗治先是豪民施天泰爭魚葦之利譟於海濱有詔徙其家遠州其黨鈕東山者潰歸逸於海復嘯其徒為亂出没鹵掠民不勝擾於是瀕海諸邑復大震有司以聞詔發諸路兵討之而公與今中丞艾公實領其事夏四月首事徂秋八月竟抳賊而殲之降其脇從俘其老弱而四民用寧方賊之猖獗也郡郭亦警及是解嚴士民懽曰凡所以惠安我民以保生聚

得不及於難者皆侍御公之力侍御公實生我民其昌以報乃相率為詩詠歌其事而屬序於余竊惟天下之事不可常而人之才貴乎養之有其素今夫銜一命寄一方孰不幸其無事也而事變之來或出於意料之外彼齷齪遢耎往往避事而害成而好為不靖者又或挾之以僥倖於一擲以為功名之會此其人皆以身為計者卒之亦不能辦其身而民用受其辜焉侍御公之來當夫承平百年之餘而蘇又在畿輔之内豈嘗有意於

變哉而卒然遇之有不易於為計者而公處之無難焉方師之興餉給浩瀼文檄旁午凡審勢相方部分調發莫不於公之出人皆訝其不素而克而不知其所已試於為邑者既嘗驗矣蓋公初以進士宰定遠適妖賊搆亂勢張甚公設奇禦之用全其城今悉數郡之衆以當區區竊發之徒固已優為之矣是豈僥倖於一擲者哉公之出按也以志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癃仁威並著吏畏民懷庶政之舉不可殫述茲特著其平寇之一事

云爾

送劉君元瑞守西安叙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為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遺君悉麾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貧不能歸逰邐至吳與吾

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推掖士聚詩為君贈不逺百里走吳中乞余叙其事余惟劉君奇才儁望遭罹盛㑹當有名公碩儒道譽揚推而何以余言為哉汝琇曰此劉君之意也雖然古之人贈人以言得其善則稱知其過則規余於劉君何居曰劉君不走求王公貴人而必予焉是徵其意非直以譽而已嗚呼此劉君之所為異於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夫君以兩月之政而能歸乎數十萬户之人以聳動乎天下雖天下之人莫

不以劉君為不可幾及也而君顧不以自足若有望焉誠以事變之來靡有窮既而隆譽之下讒毀攸基方其去紹興也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莫不欲以為郡以為猶紹興也然而風土有遐邇事緒有順逆而人心有從違君自視於此果能皆副其意乎一有不獲則舉向之所有而盡廢之加疵焉是故以黃次公之良天下習其名人主欽其節而卒之不能周旋於末路夫豈其後之所為真有忝乎哉良以望之者厚也望之也厚則其責

之也深頋兹藐焉而人之望之若此其責之若彼則亦豈易為酬哉君不以人所不可及者自多而以所不易為者自力則其所至獨可以收譽於一郡而止邪始君之罷也閒闗羈逆人將不堪其憂而君蕭然自得方益進於學圖史筆硯若將終其身一旦起自閒廢寵以壯郡莫不為君喜也而君方有懼焉此其中豈無所見哉往余嘗從人聞君紹興之政而吾友陳君曾南王君欽佩顧君華玉君鄉人也又為余道君文學制行之詳竊

慕之其居吳興距吳門數舍而近雖不及接話言而相聞爲稔故於君之行也不嫌於規

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叙

正德壬申之秋詔嘉興守莆陽陳公爲山東按察副使領提學事先是弘治中公以監察御史視學南畿振德警愚軒輊惟允數年之中士修名行而文以丕顯朝野翕然稱之謂公之道化流行得古人表帥之義未幾逆豎盜權謀亂庶政天子感之公上疏極諫遂以得罪鐫

兩階左遷潮之揭陽丞朝野又翕然稱之謂公之風采磊落有古人正諫之風及朝廷更化同事者往往内補而公稍起倅嘉興尋以為守於是朝野之人莫不惜之以為公之賢明宏達宜在師資之地守振肅之職而顧浮沉常調不亦負乎此固天下之公言而其則以為世俗之見耳非所以論公也比公雖官御史而奉使於外非在得言之地可以不言而言之㝡有以行之耳得罪去國豈其志乎夫既已得罪則投竄摧辱有所不辭又

奚班資之計耶苟計於是則患失之心惟日不足克位固恩齪齪自守又甚而敗名棄節以獵華要高爵厚祿垂手可得舍是弗圖而區區於外內升沉之間雖愚人不為也而公豈為是哉惟其無心於是是能效忠輸誠慨慷激發得以行其志而成其名視彼僥倖恩私以徼榮一時者涕涶之不若也又足以辱公乎哉而天定理還事不終敝所謂高爵厚祿卒以畀之此雖理所必至而事有不盡然者則幸不幸存焉幸而得之於公為無

負不幸失之則其所為髙一世而望天下者固在也公又何媿乎夫公不圖世之無負於我而求有以無媿於世充是心也蓋有無入而不自得者雖宰天下可也一方視學之寄果足為公重輕哉雖然自公為丞而倅而守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藹莫不願為之奔走也而曾獨得之經天下者殆有意乎何者魯為聖人首化之地比歲盜賊殘毀瘡痍特甚非仁明愷悌以斯道為任者固不能撫摩而振起之也公行矣濟溺起衰將為天下

先也某以諸生辱公國士之知十年於此潦倒無成方
懼為門墻之羞而公眷存不已今茲由浙而魯得再見
於吳門因獻是言而必以天下望之者固天下之論也

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

余友顧君華玉少負才儁以文學聞於時筮仕宰廣平
又以吏能聞升朝為郎以清强聞及守開封綏懷得情
剸裁靡窒而其聲聞益闕以達余交其人久竊嘗考其
所為而得其所存葢天下士也或從毀之數其隱過不

遺餘力余始駭歎考其所為與察其所存無或異也正德癸酉君得罪中官逮赴詔獄一時人莫不危君而余竊為君喜已而君竟被罪鐫三階左除廣西之全州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而君之事誠有人所不可及者葢人之所為誘於外者不能堅其中而順於道者未始計其外使君而能周於外以獵譽於時人則譽日益至毀亦從之身躋膴仕而道斯詘矣君子求信於道而不必祟其身寧失時名而不受識者之毀言考君之所為

得罪果以其道歟抑不以其道歟必有識之真而辨之得其實者毀若譽於是乎在而向之毀之者安知其不愧而為譽乎夫始之毀之不遺餘力將以敗其行也卒之無益於敗而反以譽焉至其得罪而去人方危之而余竊以為喜若是則譽毀榮辱皆不足以論君而所謂文學吏治足以盡君乎哉然余卒以天下士避之亦求其所存而已君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便道過家上冢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為餞敘其首

送崇明尹吳君赴召叙

崇明為蘓屬邑治大海中僅若一島故雖稱内服而不得與列邑比其官府制度賦出章程視列邑率損十九然其民獷健易動又其地有魚鹽之利易爭以擾而與戍兵雜處一失撫寧輒梟獍以逆故其令長必循良重厚為宜而仕者往往不願得之或得焉憂畏忽懟同於投竄一日代去輒喜如釋所負葢其心鄙夷其民不屑與理而恒傳舍視之噫亦過矣臨川吳君之為是邑也

值邑豪施氏俶擾之後痏痍潰竭公私顛敝而遺孽方
潜禍未巳君爬疏剔抉隨事經理而誠心撫循之邑用
大治逋蕩消弭無釁以發久而民益附以信未幾有游
寇之警君益料簡民兵繕治干櫓甫集而寇至以有備
得弗擾及是被徵且行為余道邑中事歷歷謂茍嗣得
其人可以永理無患不然更兩年敝矣蓋苛條煩獄與
夫鋭事徼名之為皆足以尸之而其憂方深也若是豈
獨崇明之人不能釋君而君之心殆不欲遽遺其民而

去之也君為崇明四年而厭難折衝恒居六七此人情所不屑所謂憂畏忿懟同於投竄者而君安焉既釋而去孰不幸喜顧獨置憂不已此其心豈以崇庫近遠為念而區區官爵烏足以易其愛民之心哉以愛民為心則政必出於實而不以崇庫為念則所職為易修操履實之政而供易修之職焉往而不得治哉易外而內去州縣而即省臺固不足為君喜而亦不足為君慮也

送嘉定尹王君赴召叙

國家之制特重臺臣而其任也往往選於有司之良惟其職與民親而所理錢穀獄訟與夫簿書期會皆官常所急既久而習可以推衍宏致故其授不得不重而於其中尤重進士之科然其位下且遠視京朝官尊重不啻什伯進士入官或厭棄不屑而得之者庸庸循守以基歲月甫三朞而已束裝竢徵矣視其民曾傳舍之不若而民之視之亦若過客去來漠然無所與者嗚呼國家之所為重臺臣之選而必有待於有司者其意固如

是哉四明王君以戊辰進士出知蘇之嘉定歴歲甲戌始以御史徴而嘉定之民重惜其去顧其勢不可留則謀所以繫君之思而耆民劉疇氏從余乞言余於君有雅故固嘗重其為人而於其去嘉定而就徴也加重焉葢君自戊辰入官抵今六七閱歲苟能規隨趨辨以釣聲名以承上官之意則君内徙久矣萬一前此徙而去也不知嘉定之民所為戀惜君者視今日何如也古之仕者重久任而下聲名葢任不久則澤不流而聲名盛

則誠或不至而民受其敝故余不惜其徙官之獨後而獨幸其得民之久且深也於此有以知君之所存能以民事為急以久遠為計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為也若夫錢穀獄訟簿書期會與夫官常所急乃所深習而練焉而朝廷所為重臺臣之選必有待於良有司者君庶幾其無負哉

送提學黄公叙

國家取士之制學校特重自學校升之有司苟諧其試

則謂之舉人自有司升之禮部尚書其試則謂之進士凡世之大官膴仕悉階進士以升進士之升有司禮部實操之樞焉然而士習之隆汙儒風之顯晦不與也惟督學憲臣為能軒而輊之憲臣之所趨士亦趨之憲臣之所格士亦格之有不待文法教令而自無不及者葢其職專而其地又近故其於士也親而為之化之也易學校之所養有司禮部之所舉皆是人也是故有司禮部能舉之督學憲臣能化之憲臣之所任不既重哉比

歲督學南畿者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而峻法臨之謂必合於是而後可學者至於摘抉經書牽率詞義以習其說而士習為之一變有識者嗤之於是莆田陳公至特矯其獘而變焉陳公去而黄公嗣之黄公蓋甞出陳公之門者凡其所為悉出陳公而輔以高朗之識優以雍容之度破厓岸畧章程而一出於正其所取士往往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而向所稱合格之士率廢不錄於是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說上博綜而下訓詁數

年以來士習為之一變而善焉士習而善則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善焉者不可得也嗚呼若公者豈非所謂能充其任者耶正德九年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視學廣西屬學諸生咸惜其去而恭特敘次其所為變士習者如此恭在諸生中最為凡下然不能摘裂牽綴在曩時為甚而其見廢也視諸生亦甚故今之惜公之去也視諸生為獨深

送侍御吳公還朝詩敘

正德八年監察御史吳公持節按太平諸郡軌道緒正無所規隨抉微興壞所部振肅屬傍省盜起流刼新安公疏捕追北境以寧救一時稱才焉然公重遲自將不事搏擊而能達一方之急以宣明天子之恩其展采錯事有出於尋常按職之上者列郡譽之而新安之民懷其保釐之庸加譽焉及是代去相率歌其功能不遠千里以序屬余余不及識公而獨喜公得下人之譽有不易易者夫國家建置百司各有專職惟御史隨事任授

不恒厥居而其任特重是故在内御史能言之而羣僚九列聽之在外御史能行之而藩鎮諸司承之昔之論者謂其居中得與宰相相可否以為重而不知今之在外者之重也而其中尤重廵按之任葢今之制凡倉儲學校軍政茶馬鹽鐵之屬並御史闗決然皆不相侵越而廵按御史獨得綜理而所部百官聽其軒輊事竣例以數語標刺其名上諸天官卿天官卿按以黜陟恒十九馬葢天下之大天官卿不盡見聞而天子之耳目惟

御史是寄御史實代天子行事故所至藩鎮大臣郊迎惟謹郡刺史而下謁見拜俯惴懼惕息若不勝任而御史坐而詔之一有號令自藩鎮以下莫不奔走趨赴而是非得失往往竊議於下不以白間有以諠爭執者然亦鮮矣失御史以一身臨百司之上以隆重之勢下視俯首趨事之人以當其傍睨竊笑而不之知若是得不敗以完足矣而或譽焉非其才足以濟物明足以燭理而重遲周慎有以任其事固不可得也余於新安之人

頌公之言而有以知公之不易也公名鉞字宿威撫之崇仁人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叙

成化弘治間中外之臣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三數人而已一時朝廷之所倚注臺諫之所掄擬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必在三數人者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實一人焉孝考當宁三數人者以次奬擢亦既効用於時至於今三十年或老或死淪落殆盡而公巋然

猶系天下之望嗚呼偉哉公於是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恇擾乃復有意事功朝召夕起束甲西馳專融妙畧卒用戡夷大難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已在閩山之南矣夫聞難而出功成而去之豈獨今之人所少哉而公履之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以司寇屬上書言天下事指斥倖倖幾蹈不測既而收自放棄起歷要途若可懲矣而執法糾撿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

不能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材如渴朝廷每申求舊之典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材於海內有遺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太史公有言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天不尚全故世作室不成三瓦而陳之使公都位食祿而享上壽造物者且將忌之矣於此或有損焉豈朝廷天下之利哉吾是以謂究公之用固不若完公之

福之為美也公文章道誼益於一時聲名出處重於朝著婆娑故里順登期頤為天下大老以潤飾斯世顧豈不多於彼哉此公所為有樂於是而無用彼為也公於先温州最故而外舅叅政吳公惟謙在郎署時實又聯官相好某以通家之故凡一再接公别去十餘年光儀教範奕奕在目公之弟壽州守曩教長洲某以諸生獲出門下及是解郡南歸道出吳門為余道公動定甚悉因徵言為壽用敢論次如此而不以公用世為顧者斯

特徵明厚公之私言也若夫君相之情朝野之論與夫小人望治之心固將挽公而出之莫釋也嗚呼三朝舊臣所餘無幾天下之事將有屬焉公其自愛

贈長洲尹高侯敘

長洲為藩輔縣隸於郡下郡當東南要劇賦發章程率倍他郡而餼館勞徠靡有休間郡既壯大而郡官尊安往往委勞於縣而長洲率先任之其繁視他支邑不特相百而已又其地介於東南卑瘠多潦民衆而貧稍急

則歛怨緩則僇辱隨之繁詞駁獄又每困塞故為之者鉤摭審畫矻矻簿書間救過不暇矧能潤飾以儒優游文翰而稱治辦乎若夫才優剸割而譽以文敷雍容燕笑而課奏罔後數十年來吾得高侯焉侯以進士高科試邑於此始至而吏讋其嚴旣而民安其業上官與其能朞年之間邑以大治譽聞隆赫旌褒加焉然求其所以為理每出於簿書期會之外而讀書為文無廢業焉間引邑中賢士與相倡酬所歷山谿輙形紀述風流篇

翰照映一時論者往往以文學譽侯而不知侯之心未嘗不以民也昔宋王禹偁以大理評事知長洲日事賦詠竟以文學知名徵入館閣在當時未嘗以吏最稱也然其言曰一邑之政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益極敘為縣之勞而不以宓子彈琴為是是豈專事賦詠以文章自好者哉蓋以政事行其所學而以文章益其所長其志固有在也豈若區區健吏收譽於一邑徼

榮於當世哉去今五百年為邑而課最者不知幾何人今皆不能舉其姓字而禹偁風流奕然可想然則侯之志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侯今以政事被旌固侯乃心斯民之效而非侯之所榮也以為文學而譽之又豈足以盡侯哉

甫田集卷十六

甫田集卷十七

明　文徵明　撰

叙十一首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叙

吴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映帶左右玉梅萬枝與竹松雜植冬春之交花香樹色欝然秀茂而斷厓殘雪下上輝煥波光渺瀰一目萬頃洞庭諸山

宛在几格真人區絶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所不通雖有古刹名藍歲久頹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興不能即其境而遊矧能發為歌詩品目詠讃以深領其勝耶此余於方伍兩君探梅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山往往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盤遊歴覽而已有名德以重之高情雅致有以領之然非文章雄傑發其竒秘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

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世則虎丘靈巖耳葢顧野王之文清遠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歌有足重也若玄墓之勝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道其名者鮮矣豈非未遇其人文章之不立歟或謂永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奇非永柳諸山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勝殆山水之奇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真識與夫高懷獨往之興實足領之又其人皆清脩有立仕以政顯隱

以操稱不肯碌碌後人充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歆玆山之勝者余故叙而傳之

送太常周君奉使興國告祭詩叙

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首議推尊所生而輔導大臣以宗法不可紊正而繼統不得顧私據禮執論至於再三天子用其議卒考孝宗以端萬年之統帝所生以隆一時之孝事出權宜尊有所屬天下翕然是之而建說者獨謂追崇所生疑若未盡天子亦以為未盡也顧禮有

經常不欲自用特付大廷議之而大臣守前議不變天子孝思純篤必欲申其至情微示所向諫官往往獲罪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於是巷議紛然謂且悉從說者之言而遂廢所後之禮人心危疑中外汹汹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乃嘉靖三年四月有詔尊所生為皇帝而所以考孝宗敦所後於前議無改焉詔若曰朕於正統不敢有違而所生至情亦當兼盡王言一出中外釋然知聖天子之意特欲申其至孝焉耳於戲孝者天

之經地之義也聖人制孝所以盡人之情以行夫禮禮者天理之文人事之則聖人制禮所以節人之欲以正其情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無禮則亂亦不可一日無孝無孝無孝則賊夫禮與孝也凡民不可無也而況天子乎而況大臣有經天下之責者乎二三大臣所為不忘引去者欲以行夫禮也聖天子惓惓於所生者欲以行其孝也然孝不可無禮而禮寔有以通於孝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能用其孝以袝於禮而尤重夫二

三大臣之去得申其禮以全夫孝孝之至禮之盡天下其庶乎名號既成儀文斯舉於是天子有事於園寢以從臣將命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在朝諸君咸賦詩贈行以余有同鄉之雅俾叙首簡始禮之舉也時多異議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故余於此深論其事以備他時折衷云

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叙

吾友陸君世明以鄉貢士試禮部得乙榜授青田教諭

或謂君髙才雋望當收制科躋膴仕以大有為於時令員散地非君所宜得而君不恤也國朝之制雅重進士之科而乙榜即進士之副然今之髙官要職非進士不畀而乙榜例得學職一隨其中輒不復省録浮沉常調或終其身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間亦有之然而鮮矣故進取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覬他日而或時命不偶迍邅歳年乃有畢志儒官不沾一命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少與余同遊學宫而君天才敻出矢口迅

筆藻麗煜然每就試據案疾書視他人章追句琢方事思惟而君數百言已就莫不暢達雋永而傳於理故御史按試莫不賢異之謂其取進士不難也然每試應天輒斥不售自弘治乙卯至正德己卯凡九試始得舉於鄉及試禮部又斥不售自正德庚辰至嘉靖丙戌凡三試始得乙榜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而其進之之難如彼豈不有命哉苟不自省而勉焉以求其畢志儒官不沾一命吾不敢謂無也萬一有焉豈不重負其所有哉

而況其所就或有出於進士之上者此君所為俯首以求就其所志而泠員散地有不暇恤也我國家學校之設甚緩也而實要也甚輕也而實重也何者世之盛衰繫人才之賢否而天下之賢胥學校焉出令夫脩一職治一事其效易見而所及有限豈若賢者之興隱然為一世之重而其澤之所被有不可量者然則何有於進士哉吾知君必以此自貴而無用彼為也雖然學校誠要也而或緩焉誠重也而或輕焉則系其人何如耳是

故得其人則重且要不得其人則緩且輕君尚進於是哉

送周君振之宰高安敘

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而惟學校為正學校之升有進士有鄉貢有歲貢歲貢云者有司歲舉一人焉鄉貢率三歲一舉合一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舉人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雋者曰進士凡令之

名臣碩輔與夫建功植徳顯名當世者皆進士也故凡今之髙官要職非進士不畀進士尚矣其次則鄉貢鄉貢率起自冗散其得邑往往鄙小其畀授率下進士一等其能建功植徳自拔而埒於進士者葢有之矣然非銖積寸累矻矻自守鮮不敗者非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不得顯官而浮沉常調終於下位者比比也故有志當時思自樹立者往往厭薄不屑必需進士以升此其所志良是矣而君子所恃以自見乃有出於進士顯官之

外者余少隷學官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而與余同志者才三數人三數人者其氣同其業同其發為文章著於行乂與夫羣試於有司無不同者盖莫不惘然思以自見於世也故一時之人所望而覬其有立未嘗不在三數人者周君振之其一也既而三數人者以次升用而振之數試不利竟以鄉貢從選調得知瑞州之高安振之在三數人中其名獨盛而滯於學官為獨久又不得進士而從選調以去故知振之者莫不惜之謂且

不屑也而余獨不謂然何者其所恃以自見於世者在志在氣業在文章行乂而非以進士也且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豈不以其所業哉其業則經史也言行也修治之具聖人之道也是皆學校之所講習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嗚呼振之之所志猶夫進士也而其所業與其所求而至者猶夫進士也其自拔而埒於進士也何有哉若夫銖積寸累屹屹自守固其所素負以自立者而聲名隆赫突過進士以獵顯官則有命焉而非振

之所能容心其間余固不暇為振之道也高安瑞之輔邑在江右為劇地前此皆進士領之令授振之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振之行矣其無以鄉貢自畫

送周君天保知來安叙

山陰周君天保以辛巳進士知兗之東阿朞年而縣大治當道者才之謂縣小不足為也移知應天之溧陽未上以憂去服闋改授滁之來安於是人咸歎之謂周君之才常小東阿不足為也移而去之宜得壯縣以騁而

來安猶東阿也周君爲之得徵枉其用乎而余獨謂非然也我國家用人惟其才其畀授視其所堪惟進士入官則惟以名弟其用爲縣亦惟以名弟然縣有逺近地有厚薄事有簡劇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或盭焉鮮不敗者近制稍事消息期年而察之視其治狀與地之宜而易置之俾得隨力展錯無廢材焉此誠經國者曲成夫人材類古器使之道而實非也凡今之仕有中外而仕外爲難仕州縣爲尤難縣有小大其相去不啻倍蓰

而其為之難易亦倍蓰然而君子視之均之為不易也誠以縣令之職導揚風化撫字黎氓其事有祠祀有學校有傳置廥積有河堤道路有科差有籍帳勾稽省署悉總於令而盜賊蟲霜旱潦又其典者初不以小邑廢也苟處失其道其敗也視大邑為甚何者地狹鮮產民貧而寡業賦出無幾而役力章程不可但已非若大邑地大以饒儲偫有素而人力物產足以供之處得其道誠無難者是故邑無小大無難易惟在處之得其道與

不得其道耳來安任大江之北實惟畿輔望縣其地當淮徐河洛之衝旱暵蝗賊歲比不登民饑而虛而盜時竊發周君之行科差籍帳紛錯叢挫勾稽省畫悉萃其身其憂方大也而何枉之云哉或以君才敏而志高工為文章力追古作喜得僻左地而以其暇逸究于其業又其地屬滁有瑯琊醉翁之勝而君寄興高遠將以自適今若是不已負乎雖然不足病也昔者子貢問於子賤曰何為瘦也曰憂官政也世謂子賤宰單父彈琴而

治則爲縣而暇逸無若予賤者而其言如是則亦何嘗不憂哉憂得其道樂在其中矣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雖日事吟諷肆情林壑不害其爲憂官政也不得其道則矻矻簿書徒見其勞耳何補於治哉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雅聞其人及是邂逅傾吐遂得其心事盖能以道自勝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會其鄉之大夫士徵文爲贈遂深言之而不嫌於規也

陳氏家乘序

陳氏家乘者長洲陳公希正所修陳氏宗譜也不曰宗譜而曰家乘者凡陳氏所受三朝辭命與凡累世文獻皆在焉陳之先從自鳳陽由建炎南渡抵今四百年可考而知者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良炳而下僅僅七傳傳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不敢强附以重誣其先也按陳嬀姓系出於虞周武王求虞後得胡公滿而封於陳因以為姓其後楚滅陳敬仲奔齊故齊楚皆有陳氏秦末勝起陽城死於汝陰平起陽武而封於曲逆子

孫散處莫詳所終漢魏之間蕃實最著而莫究所始要皆胡滿齊完之裔也鳳陽在宋爲濠州故屬楚之淮南漢御史大夫萬年魏尚書令蟜蟜子侍中騫皆故濠人公之先必有所祖而文獻無存莫之有考焉且學士仕元官三品既顯融矣在當時豈無辭命之頌交游文翰之贈而一蹟不傳及今子孫欲追其始藐不可得蓋不能無遺憾焉公之爲是夫亦無使後之子孫有憾於今猶今之於昔也余讀其書詳而核析而不分聯屬而不

系上不誣其所出而下焉得以引其世而所爲不忘本始之意葢惓惓焉厚矣哉公之志也夫昧於源本不知所祖者失之薄援引攀附而妄祖名人者失之誣與其誣也無寧畧於所始而傳其疑焉乃或因仍苟簡併其所知廢而弗録時移世易子孫至不相通如蘇洵氏所謂相視如途人然失亦甚矣其又甚者歐陽子曰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嗚呼可不懼哉若公者庶乎免夫其得逭於歐陽子之責也已公名寵

以儒醫擢用歷官太醫院使致仕進通政使司右通政云

宜興善權寺古今文録叙

宜興古荆溪之地帶江襟湖在東南為山水之邑谷巖幽窅流瀨清激昔人有樂死之願其勝有可想者又壤僻而迂更兵燹為少故又多古刹名蹟善權寺其一也寺據離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勝摟覽桓桓猶唐故物豐碑巨刻亦往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畧而寺未有

特志也寺僧方策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時名賢篇詠輯為古今文録於是山之文獻始備而其勝乃益顯夫山水之在天下大率以文勝彼固有奇瑰麗絶無待於品題者而文章之士又每每假是以發其中之所有卒亦莫能廢焉柳子厚記永柳諸山本以攄其抑鬱不平之氣而千載之下知有黄溪鈷鉧者徒以柳子諸記耳然則山水之勝果不有待於文哉若夫佛氏之學務以悉空諸有而言語文字又其所幻而惡焉者然而古之名

僧勝士又不皆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名迄以是傳豈無上之業未易登援而言語文字即其次耶此策之所以惓惓於文録之輯也策又發山水之奇釐為二十四詠而吾鄉沈啓南先生悉為賦之是又不特能輯其成而已余嘗約策遊山中而未能遽往姑叙其書以先之

晦菴詩話叙

子朱子之學以明理為事詩非其所好也而其所為論

詩則固詩人之言也嗚呼理固無不該也而況詩乎哉世盖有工於吟諷而不得其故者或終日論議而諧諸音聲輒不合作要之其於理於詩皆未為有得也練川沈文韜氏以明經遊學官而特好為詩取凡朱子平日論詩之語萃而為書曰晦菴詩話豈將會理與詩而一之耶夫自朱氏之學行世學者動以根本之論刼持士習謂六經之外非復有益一涉詞章便為道病言之者自以為是而聽之者不敢以為非雖當時名世之士亦

自疑其所學非出於正而有悔却從前業小詩之語沿

譌踵敝至於今漸不可革嗚呼其亦甚矣說者往往歸

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詩也觀於文𨓏之書可

槩見已若其所論當自有識者取之小子何述哉

重刊舊唐書叙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

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

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

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刋置學宫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㣲明為叙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於大歷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歷四十卷續歷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

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歷中詔翰林儒臣刋修之自慶歷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弟賞制詞亦謂

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為失體刋削詔令為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洪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麗而已自是一代名言

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拙於取舍與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

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閩人公所為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

事材閲惟審一字或數易歴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叙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説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搉奕奕玄勝自玆以還稗官小説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讀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

迄於有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目卯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實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摭裂委瑣無所取裁骫骳偏駮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藴而辭有不達

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畜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於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隨於庸劣焉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

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爲序

備遺録叙

備遺録者録建文死事諸臣而備國史之遺也録昉於宋公端儀而成於張公芹郴陽何公孟春實嗣葺之令太倉守馮君意有未盡又爲補益而幷刻之刻成使門人太學生王夢祥視余畀叙首簡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大閑死義之人國家元氣之所繫昔之論者謂夷齊存殷以排周周以有道興而夷齊不害爲仁聖人亟稱之

所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之太宗出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論者春秋之義也我國家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事尤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臣為有光夫王魏身事建成親覩臨湖之事卒之反面以事太宗曾不聞有所狥其豐功偉績為一代宗臣而天下之人莫有異議徒以高祖在上而王魏固高祖之臣也然則齊黃諸臣獨非我高皇之臣乎即使睢紆避禍以全身立功獨不得

引王魏以自益乎乃皆駢首就戮之死不悔者則大閑之不可踰耳而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再世作養之功不可誣也惟是統紀不立史事廢闕寔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悔悟益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有將順之者遂使下時之事泯没不傳則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令遂不復諱實維累朝列聖之盛所謂礪生民而窒不軌者固古聖人之意也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以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别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圖説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婺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婺

人惟其艱也而又能是也於是相與譽之有弗良亦置弗責其素微無異也使其有一綫之承則人得以比而疵之以為而門戶若是而父兄若是聞見麗澤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從而曰是其氏之子也可不懼哉夫門第之盛可懼如此乃不若彼無所恃者之易於為賢豈此之所負固重哉維時恂恭不暴雅篤倫理菑畬所入可以裕慾而顧惟圖史之癖尋核讐校不廢而益勤使其素微無異其誰弗譽之乃令硜硜然保之若猶不

足殆二三前烈有以揜之歟雖然徵是二三前烈其孰抵維時之成若是所謂師資源委積而興之者深矣令能不以得之深自多而以負之重自懼斯其至不但保而止也而何盛大不終之足憂邪他日維時徵余言記堂余因就其意以發之若夫保其田廬以拓其埴業則一耕豎勤朴者裕為之非余所以望於維時也

沈府君石表陰記

太史延陵公之表沈府君之墓也稱其良於醫而書其

治療之實嘗驗於人尤彰灼者若干事事核而詳文繁而不殺其法盖昉於太史遷遷所論次多簡質而於太倉公之事加詳凡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及所投療何藥並條列之不厭噫遷殆有意哉而延陵公所為歷歷於是者亦豈苟焉以狥其子孫之意哉而為之子孫者則不可不謂之幸也府君之子鍔既伐石登公之文乃來乞余言刻諸石陰維古縣而窆而墓道樹碑於是有文字以表功德政事其文或周匝書之

漢以降別為文書石之陰者則記碑之闕逸或疏族屬支庶而已至柳河東乃悉記其先友名氏於先君石表之背用以著其父之交遊之良也而後世誦之謂柳子善能顯其親焉府君所交遊余不得而知也而其事則有不待先友而必顯者夫以倉公之藝之良固有不可沒者而所以不沒則不為無情於遷何者遷職太史而又有良史才故其書古今不廢而倉公之事得以附見令延陵捴海内文柄而職亦在太史其表府君之藝之

良雖不敢便謂比隆倉公而所爲麗以不没者視倉公無負也嗚呼是豈徒鍔之幸哉固府君之所恃𢿱府君之葬一時文學名卿爲志銘爲誄爲挽悼之詞所以發府君之潛者畧備是固府君交遊之良也他日豈獨可以考見先友名氏而已邪

侍御陳公石峯記

莆多名山而烏石在郡城奇麗嶠崒實用鍾莆之秀侍御陳公之居在焉公自號石峯葢取諸此公之言曰吾

名琳琳美玉也然不有治焉斯亦璞而已矣烏所取器哉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之有取於是非徒以山為也夫公以明執法奉天子明命視學南畿士之仰公而治者衆矣而公顧為此若有不足焉者嗚呼此公所為不可及而足以厲多士率一方也盖人之情喜護其所不及而恬於自恕摽辭履事往往賢智自列或謬為退託而其心固不欲人之加之也然而卒亦無能加人始以其有是心是以不能自固而卒之出人之下

也亦宜矣苟為自下則非有越人之才者不能夫又誰得而尚之公不忘取助於石亦惟其玉哉而況烏石為公之所麗哉或謂一山一石惟人之嗜而公顧欲專之且烏石在莆非可得私也而不知其有所謂獨得者不皆以境也是故嶙峋巀嶪蒼然萬仞其秀若焉其壁立若焉仰睇有肅爰以樹節瞻斯巖巖而端委以之利其廉隅植其靡敗雖若有得於山而實公所素負以立身而卒人者而玆山固將假公而重於世也然則雖謂之

公之所有亦何不可哉公以粹美之質履明潔之操而優之以精深宏博之學夫亦至矣而其心每抑下雖以朞之無似且在諸生之列而必以記命之是其好學下問優於天下而人將追而莫之及也夫公方以畢抑下人而人至於不可及人亦何為而不思所以置其身哉令江南士習以器業相高譽聞相取下而切劘之功葢寡公所為拳拳於是者朞有以知公非直自為而已也

鐵柯記

少司馬吾蘇劉公自號鐵柯故太保吳文定公及今少傅守谿公皆為之説他日以示某曰吾初官内臺念古御史冠鐵柱示不撓也於是思有以自勵及嘗觀於松栢喬喬千尺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與鐵參勁竊又慕之俄得漢銅章故有鐵柯字此殆造物者成吾志也遂以自况而人亦諒之不以為過二公之文雖所取義不同實皆吾之意子尚縷而記之某晚學猥劣安敢自列於二公顧公之意不可無復也則為之言曰公起家進士

為良有司入為名法從進躋列卿歷事三朝踐敭中外餘三十年持防執法所至必信用是幾蹈不測然甫躓即奮更涉險夷而其志愈厲不懾天下士以為至剛而不知其所操以用世者有法焉而非徒以氣為也公居常若易與而廉稜整整弗少弛立朝不修鷹隼搏擊之峻而人憚其嚴有所撥畫必審顧所重而所執惟典憲之仍猝遽之遇履之若素阻險糾棼持之維中葢其才志圓融足以劑變需急而視其法不少軒輊夫法之立

也凡以濟天下之事云爾脂韋婾婀茍事狥情無足論者若夫矯抗直前靡所顧藉而慷慨激烈以階禍首難以求必勝夫剛此足以收其名而已天下之事何賴哉古之大臣在重厚堅定重厚能以法平堅定則能法守法平而守天下之剛孰踰焉公以風聲樹之而取況乎是凡以為法也志乎天下者顧法何如耳奚必矯矯孑立求勝於氣然後為能盡其剛哉昔劉器之不為枉矯過激之行而耿挺特達卓有建明至於顛頓困踣曾不

少變而蘇軾氏以鐵漢目之公殆有慕于是者然器之迄用斥廢而公受知天子向顯於時此則有遇不遇存焉公不以其所幸遇自足而顧有取於彼之不獲以用自振則雖日益昌達而不害其為錚錚也

太倉周氏義莊家塾記

宗法之立學惟其基也而教從興焉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黨有正族有師閭胥比長咸以教也然其為教不過曰敬敏任恤曰孝友

睦婣其所務而力者莫非親親之事幼而習之既壯行之久而安焉雖有閒隙乖剌不能出其閒矣宗法之易行夫豈獨其勢然哉此周氏家塾之所為作也塾之制合凡族之子弟而教之其義蓋出於比閭族黨而以宗法通之也初周之良曰元學君念其族屬衍大或貧不能自拔也思闡義田贍之而力不輔志則篤意教其子曰庶幾他日有能成吾志者葢元學沒而義莊成其事實舉於諸子之賢而協而其尤彥而達者曰王府審理

世鄉貢進士在凡事之舉遵莊之規約咸從審畫又請於朝下有司摭實加章程焉夫要束之詳所以重後人之守而文法之立固將為僨事之防然防有所未至詳有所不及固不若謹其性漸其心而使之濡染於耳目尋常之中之為至也此古之聖賢所為囿天下於至理而教莫先焉教立而理明善復而義篤斯何患乎道之不行事之不集哉以元學君一念之微而能使其子舉其事於既沒數十年之後雖其志有所在而亦諸子服

儒明理之所致也此足以白其教之效矣矧於此而加詳焉其事效所至豈獨一家一族而止而實一家一族所恃而重焉者其或本之不務而末是資或義之不篤而利是圖甚或譏諓就鬩鬩以隳成業棄禮犯分貽辱前人此豈立塾之意哉此正今日周氏諸君所宜置憂也余於周有婕而重其舉有合於宗法且得善後之道故樂記其成而必及其可憂者固諸君之意也若其教詔之詳有審理君所條塾規兹得畧云

正始堂記

錫故多鉅族往往數百年不輙衰其彌文質行有以埀緒而禮閑義訓寔又引之非獨菑播之勤共侍程省如昔所謂髙訾富人而已鄒君時用者宋元祐名臣忠公之裔自其先君承事植義厚生用能充其業至于今若干年而時用君益用衍拓膏腴連延布泉流溢然而人繁物阜浸入靡薄懼不可以訓乃作正始之堂所以示肅中閨而式于百度也於此有節焉曰内行不踰閾外

言不入於閫而弗敢忘也有事焉曰主饋紝箴親蠶潔
菜而弗能越也夫亦微矣而君子從以觀人故有威加
宇內而或不能刑于寡妻望隆朝著而不得收譽於鄉
曲此豈不足於外哉是故先王之治必本於關雎麟趾
而葛覃采蘋國風所為詠嘆也夫以霍子孟忠勤慎飭
勳名塞天一不制於霍顯遂以墜敗而晏子之御徒以
婦人一言自拔為大夫閨門之効固不可誣也哉易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聖賢之業至於定天下極矣而其本始乃在於閨門之間然則斯堂也非鄒氏所由以盛者歟夫鄒氏有忠公為之基而紹以承事之茂碩又重之以時用之好脩所為引其世而綿其澤無不足者而時用之意若皆不可恃而必有待於是其為慮深矣誠以盛大者慾之所滋而恩之勝也義有所不能克持不能克之恩而濟以方滋之慾其卒也豈惟不能正其家而已邪此時用之所懼而余所為深言也

記中丞俞公孝感

大中丞桐廬俞公文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父鄖陽公仕成化間爲名御史以直言謫判澧州浮沉下寮數年再起守鄖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遘疾宿留數月鄖睦相去數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隷學官法又不得輒去昕夕憂懸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聞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爲惕息不能眠也比至果然葢鄉人在太學者傳鄖陽死矣公投地

大慟絶而復蘇即夕馳歸謀走郎候之家人以公身弱不習道路百方讐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為歲其能安乎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鄱湖瀰望皆水公私舟蟻泊莫可致詰迤邐至九江九江舟楫往來之衝官於此榷舟焉公遵陸問訊兾萬一邂逅也時公憂惶困瘁蓬垢無人色兩童扳之踉蹌行道上人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榷非有故不泊公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郎君何以至此視

之則其家老蒼頭也問其來乃郇陽夫人道中思鱠泊舟求魚方次湖口耳公聞言驚絶掖至舟見郇陽方無恙也相持大慟又絶葢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顛仆欲絶者屢矣既定叙所歷則公離家之辰正郇陽解任之日而艤舟之頃即公倉遑問道之時也長江渺瀰颿檣下上日以萬數颿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鱠故則不泊或泊焉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子相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以一念之誠而求諸去來瞬息

之頃如投券取物不爽晷刻殆有神出于其閒非公孝誠純至何以臻此既而郇陽道卒嘗藥視斂公得盡心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傳豈亦天有以啓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游瀘南伯虎夢收父書有亟來字夜蹴其弟庾曰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即日裹糧趨瀘南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撼數十里客舟布岸不敢動伯虎徬徨堤上得漁艇跳入叱僕夫解維抵瀘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

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玆一事得

列史官作史者殆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類而公投足

於渺茫無據之地以取必於去來瞬息之間其事視伯

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於時奇功雋烈將彪炳

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於其微觀公為

是其卓絶之行已槩見於平居未仕之時而況孝為百

行之源可以一節少之乎敢私列之以俟操史筆者公

名諫字良佐其父名藎字某

王氏敕命碑陰記

封監察御史王公瑾受命之十年正德庚午卒於吴門里第又三年葬陽山大石塢於是其子髙州府通判獻臣奉公所受制詞勒石墓道其言若曰臣獻臣鄙謬弗幸荷蒙先皇帝拔擢參聯諫列三載考績不以獻臣無似俾得推恩其親而先臣瑾實與賜焉同時雖多被命而親存者無幾又在遠外内廷恭謝先臣瑾一人而已鴻恩休命所為寵賁臣父子者至深厚也臣獻臣日夕

兢懼思効萬一以圖無負先皇帝之知用有糾繩靡復顧忌旋被中傷幾臨不測或教先臣瑾求援當路毅然不從曰吾子之仕吾固教之忠矣茍不幸職則國有明憲明天子在上吾敢貳於吾君以行吾私哉臣獻臣卒賴先皇帝之仁獲保首領比歲中外多事一時寵命或被追奪而先臣秖修慎履迄保榮名以沒凡以荷先皇帝之明也獻臣不有表章是忘先皇帝之明棄前人之烈也獻臣為是懼令茲歸守先臣墳墓顧瞻鼎湖薄天

萬里圖惟日光雲章垂耀琬琰而未死餘生庶幾猶在昭回之下爾於戲慼哉狐突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觀於王公之事其猶狐突矣乎突遇晉懷不免刑戮而公遭逢昌會既已貴及其身而褒揚德義又特被之綸綍垂示無窮是豈獨王氏一家之幸而已哉某與公通家目覩其慼敢遂論次其語列諸石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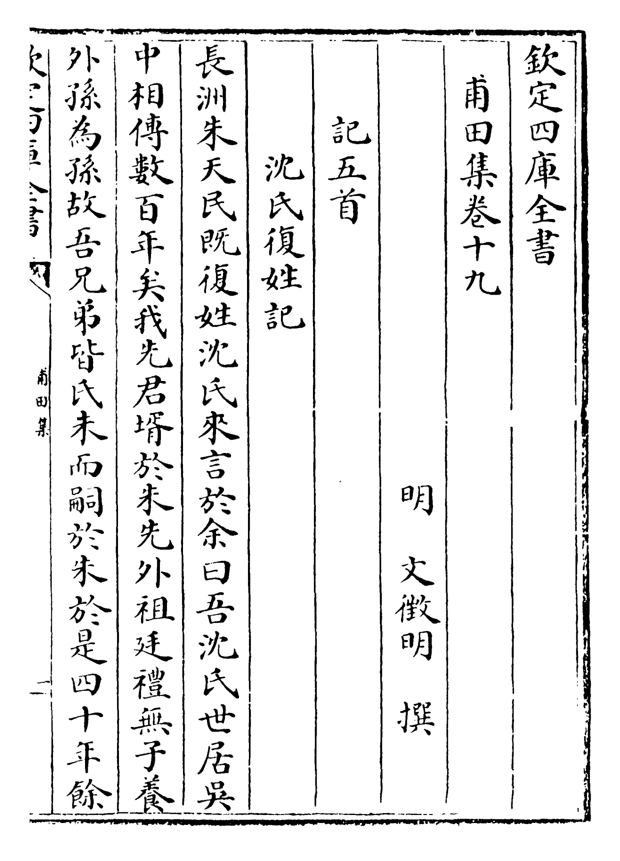
甫田集卷十九

明 文徵明 撰

記五首

沈氏復姓記

長洲朱天民既復姓沈氏來言於余曰吾沈氏世居吳中相傳數百年矣我先君壻於朱先外祖廷禮無子養外孫為孫故吾兄弟皆氏朱而嗣於朱於是四十年餘



矣其自知事便思復之顧氏名録於學官不可私易也會御史按學吳中得以情告下其事有司如所請乃以正德戊寅正月之朔告於先祠復令姓易名曰民望歸嗣於沈求於朱之族得再從姪輪告於廷禮之祠使嗣於朱嗚呼自吾失姓來恒懼不得追復其始以靳先世之澤貽辱先人今幸而獲志不可無言以示我後人子其為我記之竊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子孫別而為氏故有以字氏者有以謚氏者以官以爵若事

者今之姓即古之氏也古氏雖多所從然莫不各本其所始百世而下雖叅錯紛糾可以一考而得其說雜出於傳記而左氏特書之不可廢也自秦有贅子子孫乃有以外氏為氏者吾吳中故多秦贅緣是而易姓者十室而四五至有名世大臣不能免者馴而習之往往不知其姓之所自出不知姓之所自出而昧昭穆之叙歐陽子以為雖禽獸不若也夫人而至於禽獸不若亦已甚矣而其所失乃在於區區姓氏之間然則人可以不

知所謹哉閭井小民困陋習敝無足興者而名世大臣足以有為乃不知出此在當時豈有甚不得已者乎及今歳月既遷族屬衍大雖有賢子孫無能為矣豈非當時之罪哉天民為此其亦無使後之人有慨於今日也若其縁情據禮續廷禮之嗣實惟仁道所在而不忘所始有孝存焉天民庶幾知仁孝之理哉

褒節堂記

正德八年癸酉御史按河南上言汝寧民劉漢死妻佘

年十九夭死弗貳漢且葬喪行而水至余阻不得渡便哭踊溺水自殞父母救出之尋就維經亦以覺免既求死不得乃撫二歲孤林以居閫三十有五年養舅姑以壽終子亦成立今余年五十有三法應旌表事下所司核實以聞詔旌其門曰貞節有司奉詔書事惟謹乃十年乙亥樹表復其家如制於是其子亦登名薦書為鄉進士矣乃作旌節之堂用侈上命他日以縣文學來教長洲進其門生文某使為記曰吾微母夫人無以有今

日徽明天子至恩無以昭母夫人之德如今日此吾所為名堂也余惟我國家以彝倫正天下而節孝莫先焉誕章敷治每申飭之有司課績用為殿最若是重矣然而以天下之大民物之庶而歲之所上不能幾人推核之餘能終與明詔者加鮮焉其事誠有不易至者而非徒以其節也於此有限列焉年未三十而寡及五十而後旌未及五十與三十而寡者不與也夫豈以其非節耶惟是天下之大民物之庶非有限列焉則事力有所

不及巧偽有所不能防其勢不得不然而人之所遭有幸不幸是故自其始遭比於五十踐更涉歷非獨一時而艱難變故非只一事幸而得全者蓋亦有數不幸不及年而死又不幸無子或有子而非賢皆所不得也此又出於法制之外有非吾人所得而強焉者而曠蕩之恩固所不能周也若余夫人之事與年足登法式而合於襃表矣然非有吾師文學君之賢以為之子其旌與否不可知也吾聞夫人之於文學也慈不忘教期於必

成其始非直為今日也而今日之事卒用賴之夫豈幸而致哉文學君不忘母訓推衍國恩以為是堂其亦有意乎哉其教吾邑也軌法緒正必舉其職嘗曰吾惟無負吾君以求無遺吾母之憂耳是固名堂之意也而吾於此得忠孝之理焉是為記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

菜於先師孔子新宫桓桓豆籩惟飭陟降旋辟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既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於其曰惟茲長洲實蘇之輔邑邑有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旅拜於郡學以為故常有祭田瘠薄不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牢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

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即浮屠氏藏殿為之陋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踵其痺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為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以起廢為任節用制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請於監司於郡守既議克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若庖庾廬湢之屬亦以次

告成礱以密石華以丹垩翬奐嚴翼實完實堅乃斥隙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閒架年其所入以給歲祀於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謍謂其故學諸生也俾有述焉維古士見於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員士遊於學有常額而庠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祀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所以復國家立

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以為致禮之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為詳而其任為特重蓋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朝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為正而他途者不與宋慶歷間嘗詔天下立學矣然惟州郡有之縣不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今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黜必

有法程而所授受肄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於治理周於實用粹然一出於正嗚呼學校之習一出於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來名卿鉅人所以出而為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時學者或厭其卑近而遊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為支離靡爛為不足為而惟坐談名理

標示玄邈以為道在是矣而推究厥用不知其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效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為惓惓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令之所謂學校特文具耳而何以興為是覩其迹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已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耳相是役者縣學教

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
璹

玉女潭山居記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不如二山
而巖竇虛凝湍瀨聯絡窴窔瑰譎最為奇勝而張公洞
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
玉女嘗修煉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
卿陸希聲蓋嘗居之一時倡酬篇詠流傳至今有以想

見其盛也自後湮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葬母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決滄導流刳闢蠲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巖絶壑靈湫邃谷悉為標表而玆潭實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揷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楣而偃草樹蒙冪中深黑不可測上有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挹之心凝神釋寂然忘去潭之潏有坻即坻為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閣成而潭

之勝益靚以顯潭石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
而雨因為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巖石之
下匯為小池玉潔不流為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
泓洄狀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
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凝玉之南古櫸一株根柯
欝磻礧磈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璚樹者即此其
下湍瀨瀠洄與樹暎帶曰璚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
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

䶩水奔注激射如闘再折而東水益駃石亦益竒夭矯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曰虬鼉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聽玉寮在焉又北偃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絶沼為梁曰隔凡橋隔凡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為玉虛堂周堂為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為面勢隨方著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廣益山

之麓也因山為臺嵦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若干楹前軒施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為丹室又後為雲者臺臺方三十尺有奇始築臺而耆生也又其後為環玉岡由環玉岡東下出雲耆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為上元祠又前為東岡別館為護雲莊為仙寓仙寓之南為來仙橋由環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蒙祠奠焉曰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纍纍散臥松竹間如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

墉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直太湖之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騫獸伏競為竒狀嘉木出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琪樹峽之西為集靈谷又西為飛雲洞自此下上登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䒱以文石曰瑤臺負臺為室曰超然宇宇後羣石掀舞如華葉駢植聯延如畊睨曰芙蓉城石之有竒者曰天成碑曰雨霤曰小蒼弁曰青騾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

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東下二百步
為文殊峯又東為普賢峯觀音巖在馬山自環玉岡而
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中臺榭樓閣祠宇
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巖竇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
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
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
金晶巖最勝巖去玉陽五百步軒揭如垂石下燾巉顔
如斷齶深廣十尋其中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

交絡如織瀨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巖石晶瑩日射之煦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窟窅陋邃深中空洞可居别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北為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回流而南故曰回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為鐘竇水激其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而淵潛澄湛微類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崟岈岸崿不可名

狀其後石壁揷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歆仄以入中
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
僂而入轉出石室之下中空如土室石柱合抱色正白
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屏洞水
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屏其水潛
行而南出於南洞磐石之下石平衍可坐水瀠之如浮
曰浮磐浮磐之南為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
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皆穿漏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

湍激若瀧揭跣行可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來東南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乍浮乍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亘相屬其間松檜楩楠幽蘭靈卉叢生蔓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既遶復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綰不出里道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効奇呈異獨媚於兹以成一方之勝如此夫自清濁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

詠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恭甫發之豈天秘絶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耶恭甫以粹美之質具有用之才不究於時而肆情丘壑摎奇抉異發幽而通塞俾伏者以顯鬱者以申而無有所敝夫其志豈直山水之間而已哉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為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攄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恭甫恬静寡欲與物無忤而雅事養神邂逅得

此用以自適而經營位置因見其才初非若二公有意於其間也雖然二公在當時或有異論而風流文雅千載之下可能少其名乎嗚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重修蘭亭記

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墟榛莽中顧而嘆曰是晉王右軍脩禊之地也今禊帖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

蹟蕪廢守土者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敷郡事攸
理乃訪求故實稽遺起廢時其贏詘以次修舉而蘭亭
祠葺焉亭所在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
亦已湮塞乃翦茀次澮尋其源而通之導其流行於故
址左右紆回映帶彷像其舊而甃以文石視舊加飭闢
其中為亭榱棟煇奐欄楯堅完壘池甃沼悉還舊觀經
始於戊申之闕成於己酉之闕不亟其工也侯於是集
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紀其成余惟右軍去護

軍而為會稽也其歳月不可考而開倉賑饑上疏爭吳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敝事其於為郡盡心焉爾矣蘭亭之會殆其政成之暇歟昔人謂信乎則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於右軍蘭亭之遊有以知當時郡人之和已至其兩諫殷浩北伐而策其必敗若會稽王須根立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漫不加省而卒皆蹈之晉之為國迄以不競迹其所為豈空言無實者使其得志行其所學而功烈施置

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斂其所為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至于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若其所謂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斯言也實切當時之敝而以一死生齊彭殤為妄誕於斯文特致慨焉其意可見已自永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廢興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迄配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於泉石遊觀之外者君子於此益有所識矣夫遊觀雖非為郡之急而考古尚賢亦有政者所不可廢矧蘭亭諸賢皆天下選文雅雍

容極一時之盛委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又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玆以還亦未見的然有以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史稱其清真任率釣弋自娱亦言其迹云耳故余於沈侯之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於晉諸賢之上如此然則沈侯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爲哉是役也侯首捐俸入以倡而一時僚寀若通守蕭君奇士推郡王君慎徽咸有所助貳守俞君汝誠最後至復相厥功於法皆得書因附著之

侯名啓字子由

甫田集卷十九